

先说一个段子：三人同卧，一人觉腿痒甚，睡梦恍惚，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，痒终不减，抓之愈甚，遂至出血。第二人手摸患处，认为第三人遗溺也，促其起。第三人起溺，而隔壁乃酒家，榨酒声滴沥不止，以为已溺未完，竟站至天明。

这段子题为《恍惚》，见于《笑林广记》卷之五《殊真部》。恍兮惚兮，神思不属，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，寻寻觅觅，千回百转，文人们写得美，写得缥缈，当然有时不免于酸。但在我看来，说“恍惚”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：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，另一个部位还睡着，他知道痒，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；他听见滴沥，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。

于是，“恍惚”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，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，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，它是机械性的混乱。

——我设想，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，《局外人》中就密布着物质的、身体的“恍惚”。

## 段子生活

李敬泽

《笑林广记》，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，宋时已有刻本，后经不断增补，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。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，或者说，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作品的权利，他无名，他消失，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，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、近于自然的存在。

段子，或者叫笑话，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。我查阅手机，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，我常常疑惑，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？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，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，但在最初，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，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。

那么，为什么？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？他没有稿费，没有版权，他也不会因此出名，他为什么要“创作”？因为快乐，是的，单纯的快乐。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。无名，所以不负责人，所以胆大妄为，所以粗俗、残酷、狭邪、放荡。

——这难道快乐吗？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“李敬泽”的文章，我要



昌平路上 (油画) 黄石

郑重强调，快乐应该是文明的、健康的、合道德的、有节制的。

然而，人是不完善的，人有弱点，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，比如一个人呱呱唧唧吃，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，我认为这很不雅观，但不吃不行、不拉不爽，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。

所幸人是有“精神”的动物，我们在口头上、在文字上体面，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，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，然后径自

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。——但真的沉寂了吗？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？每个社会、每一种文明都拥有“正文”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，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。肉体的沉重、僵硬、不协调、不纯粹、不可自主，这一切是人的弱点，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，也就是说，进了澡堂子，裸裎相对，人人没有名字，肉身你有一具，我也有一具，谁也别装孙子了，一切“高度”都取消，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，这难道不快乐？这是一种在理性、文明之外的快乐。

《笑林广记》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，它是黑暗中的笑声，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，是我们前人的肉身。回到了肉身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。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，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，你很难走近它。读《笑林广记》，你却毫无障碍，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，你微笑或大笑，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。

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，你和苏东坡、和宋江或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，但是有段子，段子能让穿宽袍扎裤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。

——将近一千年了，

人间换了。但人真的改变了吗？我所读的《笑林广记》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，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《前言》中说：

“《笑林广记》……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，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，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。它产生于民间，创作于人民。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、人民性。人民需要生活，需要真实，需要艺术，需要快乐。”

“人民需要生活”，除此之外，我还知道大概是需要段子的。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“把日子过成段子”，这话被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，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，其实我倒没那么疯，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，我只是觉得应该让“劳动者”发挥他的智慧，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，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，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。

除开这个段子，我还知道大概是需要段子的。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“把日子过成段子”，这话被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，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，其实我倒没那么疯，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，我只是觉得应该让“劳动者”发挥他的智慧，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。当然，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，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，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。



夜光杯

临街这家面包店跟着流行走，最近也附设了咖啡座，供应起下午茶了。虽然沿墙多摆放了几张二人座，却让这原本充满面包香气的店面，在轻盈乐声烘托下，多出一份愉悦情调。

玻璃门轻轻一开，就听见一声甜甜的“欢迎你哦！法式巴黎短棍今天八八折优待。”

柜台后两位笑盈盈的小姑娘，轮番结账，绕口令似的你一句我一句：“会员卡号码请说！面包要切吗？六片还是四片？等会儿下刀给你看哦！有自备购物袋吗？有优惠券吗？要买袋子吗？这样一共五十二元……”

我总在午后四时，走进这家温馨时髦的小店，点上一块奶酪蛋糕、一杯热拿铁，开始阅读或写稿。有时，若有所思望向大片玻璃窗外马路上的车流和行人，或两眼巡梭在面包架上的各式糕点，偶尔盘算一下，还有什么没尝过的新鲜糕点……

沿着落地窗靠墙的面包架，一共四层，上层固定摆放各类吐司，下三层则是一盘盘立着标签的台式菠萝面包、港式叉烧菠萝面包、韩式玛格丽特、法式巴黎短棍、德式芥末凤梨香肠和丹麦热狗卷……近百种面包，真够丰盛的！

结果，最后，终于！我决定尝新，来上一个“脏脏包”！

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怪有趣的名称。其实是一块圆圆胖胖的大面包上，铺满黑乎乎的巧克力，一口咬下去，脸上肯定沾满黑浆，让你变成一只乌糟猫，满脸黑胡须，那就很卡通了。嘿！松软香甜的“脏脏包”，我要吃了你！于是我张嘴一口，就真的很卡通了。

没想到，巧克力很厚很黏，面膜一般贴在嘴唇四周，我赶紧掏出湿纸巾，却擦得满手黑，连指甲缝里都塞满巧克力，好尴尬呀！赶紧喝一口奶茶，尽可能把一大块脏脏包吞进肚子里！没想到，这脏脏包如此货真价实，千层馅里还塞上那么一大坨巧克力，害我又差点儿噎着了，只得继续猛灌奶茶……

好不容易，终于吃完了脏脏包，也见识了它的厉害，真是一个特别酷的面包。

“阿姨，‘脏脏包’的妹妹是‘羞羞包’耶，草莓的料，酸酸甜甜，好好吃喔！要不要试试？”柜台妹妹笑嘻嘻地说，这两种面包，最受小朋友欢迎，流行过好一阵子呢！

“喔……是这样呀……我……明天再来试吃喔！谢谢。真的很棒！”我尽可能遮住喷在衬衫上的巧克力酱，做出很满足的表情。

## 距离和风景

赵玉龙

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之中，在恰当的距离中，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是很美的。

这就仿佛有人用照相机去拍摄一朵小花，如果过于靠近，将无法对焦，呈现出的就是一片模糊的景象；但如果太远了，又不能清晰地呈现花朵的样子。拍摄一朵花是这样，人与人之间也有着一定的最佳距离。不管是陌生人、朋友或者亲人乃至配偶，我们都该在这些角色中处理好彼此间的距离，处理不好，就会让这些关系走向糟糕的方向。

对陌生人如果过于热情，就会给对方造成一种人际压力。我的母亲好客，我带朋友初次到家做客，我母亲热情地招待，不时夹菜给我的朋友，还问很多问题……朋友临走的时候却说，下次不敢来了，你妈妈太客气了！热情本身不是不好，只是我母亲

没有掌握好，硬生生把我朋友给吓走了。中国有句古语说，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说的就是朋友之间的距离该怎么好好把握。常常看到有人在抱怨，为什么我们的亲人都不能容忍我们的缺点，原因是亲人往往因为朝夕相处，彼此之间的缺点充分暴露，根本无法掩饰。一对夫妻往往在彼此仇恨的怒目相对中，透过对方的瞳孔，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实则是一种骄傲，一种自我的认定和对他人存在的忽略甚至否定。

当我们彼此靠得太近，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看清楚对方，就像照相机无法清晰地对焦。这时候不妨后退一步，换一种视角重新审视，你会发现，世界和你自身都会是另一种美好的风景。

所谓“个人爱好”，其实就是一种兴趣。一个人若对某一行当、专业、营生爱上了，产生浓厚的兴趣，加上持之以恒的钻研，久而久之，很可能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行家乃至专家大师。

拿我自己来说，由于从小投稿，长大就想当记者或报刊编辑，所以高中毕业考大学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新闻系，偏偏考不上（参加工作后我自学了全部“新闻学”课程）、分到大学学俄文专业，歪打正着，这也正好符合我当文学翻译家的理想，于是在校拼命用功，下死工夫背过陈昌浩编的《俄华小辞典》，门门功课都考满分五分；大二时即有短小译作发表（幽默小品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），据我优异的学习成绩，按说至少是文学翻译家的培养苗子，可在毕业时，却被分到工业管理机关！……刚刚年逾“不惑”，好不容易巧遇逃至文学部门的良机，但又偏不让我从事喜欢的“新诗研

## 谈个人爱好

樊发稼

究”专业，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做儿童文学研究工作……长期以来，我国儿童文学成就不为世人所知，主要是文字翻译不力，特别是缺乏“中译外”的翻译人才。2016年4月我的好友、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膺人称“小诺贝尔奖”的国际安徒生奖（从此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入世界视野），据说翻译家的精湛译文起了很大作用。我作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合格乃至优秀的、如今已然垂垂老矣的“科班”翻译工作者，对此真是感慨万端！

我们不是没有翻译人才，而是要更多地挖掘人才。我们灿烂的文化、文艺、文学，有许多世界瑰宝至今不为人知呀！希望有关部门在培养、使用干部时，充分尊重个人的爱好与兴趣，俾便将个体力量最大化，调动起所有积极因素，促进伟大中国梦尽快实现。

作日无甚区别，只是校门口会多出一两个推着自行车卖花的小贩，学生手里举着一枝枝康乃馨或玫瑰，笑嘻嘻地进校，文雅的还是文雅，奔跑的还在奔跑。到教室书包一放，他们就跑去食堂、操场、实验楼……给各科老师送花花、贺卡去了。早读自然就不成样子了。

## 学生无美丑之别

许秀丽

有几张学生用心绘制的手工贺卡被我展示在心理咨询室的橱窗里。其中有一张可折叠的苹果形贺卡，红艳艳的，果柄边还翘着一片绿叶，翻开来，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（三年级，刚被允许用钢笔写字，先用钢笔的孩子以此为荣）：我是一只大苹果，个个老师都爱我。

这句话如醍醐灌顶，深深地触动了，直至今日。

是啊，在每个孩子的心中自己都是可爱的好小孩。我作为一名老师是以什么来区分学生的好与不好，又有什么资格与通天智慧过早地评判他

